



安徒生童話全集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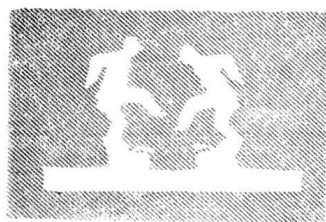
干爸爸的画册

葉君健譯

安徒生童話全集之十三

于爸爸的画册

叶君健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本書根据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anmark, 1952 年版本譯出

干 爸 爸 的 画 册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671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4 1/3 插頁 2 字數 71,000

1958 年 5 月第 1 版

195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 价 (6) 0.38 元

目 次

貝脫、比脫和比尔	1
藏着并不等于遺忘	11
看門人的儿子	17
迁居的日子	51
夏日痴	60
姑媽	67
癩蛤蟆	77
干爸爸的画册	92
譯后記	151



貝脫、比脫和比尔

現在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事情真多，簡直叫人難以相信！你很難說他們有什麼事情不知道。說是鶴鳥把他們從井里或磨坊水閘里撈起來，然後把他們當做小孩子送給爸爸和媽媽——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老故事，半點也不會相信。但是這却是唯一的真事情。

不過小孩子又怎樣來到磨坊水閘和井里的呢？的確，

誰也不知道，但同时却又有些人知道。你在滿天星斗的夜里仔細瞧过天空和那些流星嗎？你可以看到好象有星星在落下来，不見了！連最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办法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解釋清楚。不过假如你知道的話，你是可以作出解釋的。那是象一根聖誕节的蜡烛；它从天上落下来，便熄滅了。它是来自上帝身边的一顆“灵魂的大星”。它向地下飞；当它接触到我們的沉浊的空气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光彩。它变成一个我們的肉眼无法看見的东西，因为它比我們的空气还要輕得多：它是天上送下来的一个孩子——一个安琪儿，但是沒有翅膀，因为这个小东西将要成为一个人。它輕輕地在空中飞。风把它送进一朵花里去。这可能是一朵兰花，一朵蒲公英，一朵玫瑰花，或是一朵櫻花。它躺在花里面，恢复它的精神。

它的身体非常輕飄，一个蒼蠅就能把它帶走；無論如何，蜜蜂是能把它帶走的，而它們是在經常飞来飞去，在花里寻找蜜。如果这个空气的孩子在路上搗蛋，它們决不会把它送回去，因為它們不忍这样做。它們把它帶到太阳光中去，放在睡蓮的花瓣上。它就从这儿爬进水里；它在水里睡覺和生长，直到鸛鳥看到它、把它送到一个盼望可爱的孩子

的人家里去为止。不过这个小家伙是不是可爱，那完全要看它是喝过了清洁的泉水，还是錯吃了泥巴和青浮草而定——后者会把人弄得很不干净。

鶴鳥只要第一眼看到一个孩子就会把他衔起来，并不加以选择。这个来到一个好家庭里，遇見最理想的父母；那个来到极端穷困的人家里——还不如呆在磨坊水閘里好呢。

这些小家伙一点也記不起，他們在睡蓮花瓣下面做过一些什么梦。在睡蓮花底下，青蛙常常对他們唱歌：“嚶，嚶！呱，呱！”在人类的語言中这就等于是說：“請你們現在試試，看你們能不能睡着，做做梦！”他們現在一点也記不起，他們最初是躺在哪朵花里，花儿发出怎样的香气。但是当他們长大成人以后，他們身上却有某种氣質，使他們說：“我最爱这朵花！”这朵花就是他們作为空气的孩子时所睡过的那朵花。

鶴鳥是一种很老的鳥儿。他非常关心他所送来的那些小家伙生活得怎样，行为好不好？他不能帮助他們，或者改变他們的环境，因为他有自己的家累。但是他在思想中却没有忘記他們。

我認識一只非常善良的老鸛鳥。他有豐富的經驗，他送過許多小家伙到人們的家里去，他知道他們的历史——这里面多少总是牽涉到一點磨坊水閘里的泥巴和青浮草的。我要求他把他們之中隨便哪個的簡歷告訴我一下。他說他不止可以把一個的历史，而是可以把三個的历史講給我聽；他們都是發生在貝脫生家里的。

貝脫生的家庭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家庭。貝脫生是鎮上三十二個參議員中的一員，而這是一種光榮的差使。他成天跟這三十二個人一道工作；他經常跟這三十二個人一道消遣。鸛鳥送一個小小的貝脫到他家里來——貝脫就是一個孩子的名字。第二年鸛鳥又送一個小孩子來，他們把他叫比脫。接着第三個孩子來了；他叫比爾，因為貝脫、比脫和比爾都是貝脫生這個姓的組成部分。

這樣他們就成了三兄弟。他們是三顆流星，在三朵不同的花里睡過，在磨坊水閘的睡蓮花瓣下面住過。鸛鳥把他們送到貝脫生家里來。這家的屋子位於一個街角上，你們都知道。

他們在身體和思想方面都長成了大人。他們希望成為比那三十二個人還要偉大一點的人物。

貝脫說，他要当一个强盜。他曾經看过“魔鬼兄弟”^①这出戏，所以他肯定地認為做一个大盜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

比脫想当一个收破烂的人。至于比尔，他是一个温柔和藹的孩子，又圓又肥，只是喜欢咬指甲——这是他唯一的缺点。他想当“爸爸”。如果你問他們想在世界上做些什么事情，他們每个人就这样回答你。

他們上学校。一个当班长，一个考倒数第一名，第三个不好不坏。虽然如此，他們可能是同样好，同样聪明，而事实上也是这样——这是他們非常有远見的父母說的話。

他們参加孩子的舞会。当沒有人在場的时候，他們抽雪茄烟。他們得到學問，交了許多朋友。

正如一个强盜一样，貝脫从极小的时候起就很固执。他是一个非常頑皮的孩子，但是媽媽說，这是因为他有虫的緣故。頑皮的孩子总是有虫——肚皮里的泥巴。他生硬和固

① 原文是“Fra Diavolo”。这是法国歌剧作曲家奥伯（D. F. E. Auber, 1782—1871）于1830年所发表的一部歌剧。“魔鬼兄弟”是意大利一个“匪徒”Michelle Pezza（1771—1806）的綽号。他因为领导游击队从法国人手中收复意大利的失土那布勒斯而被枪杀。

执的脾气有一天在媽媽的新綢衣上发作了。

“我的羔羊，不要推咖啡桌！”她說。“你会把奶油壺推翻，在我的新綢衣上弄出一大块油漬来的！”

这位“羔羊”一把就抓住奶油壺，把一壺奶油倒在媽媽的衣服上。媽媽只好說：“羔羊！羔羊！你太不体貼人了！”但是她不得不承認，这孩子有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表示性格，在一个媽媽眼中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出息的現象。

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强盜，但是他却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强盜。他只是样子象一个强盜罢了：他戴着一頂无边帽，打着一个光脖子，留着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他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不过他只是在服装上是这样，实际上他很象一株蜀葵。他所画的一些人也象蜀葵，因为他們都画得又长又瘦。他很喜欢这种花，因为鸛鳥說，他曾經在一朵蜀葵里住过。

比脫曾經在金鳳花里睡过，因此他的嘴角边現出一种黄油的表情^①；他的皮肤是黃的，人們很容易相信，只要在

① 金鳳花在丹麦文里是 Smørbloerst，照字面譯是“黄油花”的意思，因为这花很象黄油。“黄油的表情”（Smørret）是安徒生根据这种意思創造出来的一个詞儿。

他的臉上划一刀，他就有黃油冒出來。他很象是一個天生賣黃油的人；他本人就是一個黃油招牌。但是他內心里卻是一個“卡嗒卡嗒人”^①。他代表貝脫生這一家在音樂方面的遺傳。“不過就他們一家說來，音樂的成份已經够多了！”鄰居們說。他在一個星期中編了十七支新的波爾加舞曲，而他配上喇叭和卡嗒卡嗒，把它們組成一部歌劇。唔，那才可愛哩！

比爾的面上有紅有白，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他在一朵雛菊里睡過。當別的孩子打他的時候，他從來不還手。他說他是一個最講道理的人，而最講道理的人總是讓步的。他是一個收藏家；他先收集石筆，然後又收集印章，最後他弄到一個收藏博物的小匣子，里面裝着一條棘魚的全部骸骨，三只用酒精浸着的小耗子和一只剝制的鼯鼠。比爾對於科學很感興趣，對於大自然很能欣賞。這對於他的父母和自己說來，都是很好的事情。

他情願到山林里去，而不願進學校；他愛好大自然而不

^① 原文是 skraldemand，即“清道夫”。安徒生在這兒開了一個文字玩笑，因 skraldemand 是由 skralde 和 mand 兩個字合成的。Skralde 一字單獨的意思是一種發出“卡嗒卡嗒”聲的單調樂器。



喜欢紀律。他的兄弟已經都訂婚了，而他却只想着怎样完成收集水鳥蛋的工作。他对于动物的知識比对于人的知識要丰富得多。他認為在我們最重視的一个問題——爱情——上，我們赶不上动物。他看到当母夜鶯正在孵卵的时候，公夜鶯就整夜守在旁边，为他亲爱的妻子唱歌：啾啾！吱吱！咯咯——丽！象这类的事儿，比尔就做不出来，連想都不会想到。当鸛鳥媽媽跟孩子們睡在窠里的时候，鸛鳥爸爸就整夜用一只腿站在屋頂上。比尔这样連一个鐘头都站不了。

有一天当他正在研究一个蜘蛛网里面的东西时，他忽

然完全放弃了結婚的念头。蜘蛛先生忙着織网，为的是要网住那些粗心的蒼蝇——年輕的、年老的、胖的和瘦的蒼蝇。他活着是为了織网养家，但是蜘蛛太太却只是专为丈夫而活着。她为了爱他就一口把他吃掉：她吃掉他的心、他的头和他的肚皮。只有他的一双又瘦又长的腿子还留在网里，作为他曾經为全家的衣食奔波过一番的紀念。这是他从博物学中所得来的絕對真理。比尔亲眼看見这事情，他研究过这个問題。“这样被自己的太太爱，在热烈的爱情中这样被自己的太太一口吃掉。不，人类之中沒有誰能够爱到这种地步，不过这样爱值不值得呢？”

比尔决定終身不結婚！連接吻都不愿意，他也不希望被別人吻，因为接吻可能就是結婚的第一步呀。但是他却得到了一个吻——我們大家都会得到的一个吻：死神的結实的一吻。等我們活了足够长的時間以后，死神就会接到一个命令：“把他吻死吧！”于是人就死了。上帝射出一絲强烈的太阳光，把人的眼睛晃得看不見东西。人的灵魂，到来的时候象一顆流星，飞走的时候也象一顆流星，但是它不再躺在一朵花里，或睡在睡蓮花瓣下做梦。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飞到永恒的国度里去；不过这个国度是一

个什么样子,誰也說不出来。誰也沒有到它里面去看过,連鸛鳥都沒有去看过,虽然他能看得很远,也知道很多东西。他对于比尔所知道的也不多,虽然他很了解貝脫和比脫。不过关于他們,我們已經听得够多了,我想你也是一样。所以这一次我对鸛鳥說:“謝謝你。”但是他对于这个平凡的小故事要求三个青蛙和一条小蛇的报酬,因为他是愿意得到食物作为报酬的。你愿不愿意給他呢?我是不愿意的。我既沒有青蛙,也沒有小蛇呀。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从前有一座古老的房子；它的四周环绕着一条多泥的壕沟，沟上有一座吊桥，这座桥吊着的时候比放下的时候多，因为平时来访的客人并没有多少算得上是贵客。屋檐下有許多专为开枪用的枪眼——如果敌人走得很近的话，也可以从这些枪眼里把开水或白热的铅淋到他们头上去。屋子里的梁都很高；这是很好的，因为爐子里燒着粗大而潮湿的木头，这样就可以使爐子里的烟有地方可去。墙上挂着的是一些穿着鎧甲的男人的画像，和庄严的、穿着一大堆衣服的太太們的画像。不过他們之中最尊貴的一位仍然住在这里。她叫做美特·莫根斯。她是这个公館里的女主人。



有一天晚上來了一群強盜。他們打死了她家里的三個人，還加上一條看家狗。接着他們就用狗鍊子把美特太太套在狗屋上；他們自己則在客廳里坐下來，喝着從她的酒窖里取出來的酒——都是非常好的麥芽酒。

美特太太被狗鍊子套着，但是她卻不能做出狗吠聲來。

強盜的小廝走到她身邊來。他是在偷偷地走，因為他決不能讓人看見，否則人們就會把他打死。

“美特·莫根斯太太！”小廝說，“你記不記得，你的丈夫活着的時候，我的父親得騎上木馬^①？那時你替他求情，但是沒有結果。他只好騎，一直騎到他變成殘廢。但是你偷偷地走過來，象我現在一樣；你親手在他的腳下墊兩塊石頭，使他能夠得到休息。誰也沒有看見這件事情，或者人們看見了也裝做沒看見。你那時是一個年輕、慈悲的太太。這件事情是我的父親告訴我的。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但是我並沒有忘記！美特·莫根斯太太，現在我要釋放你！”

他們兩人從馬廐里牽出馬來，在風雨中騎走了，並且得到了人們善意的幫助。

① 騎木馬 (Trahest) 是古時的一種刑罰。犯人被綁在一個木凳子上，腳不落地，非常痛苦。

“我为那个老人帮的一点小忙，现在所得到的报酬倒是不少！”美特·莫根斯說。

“不說并不等于忘記！”小厮說。



强盜們后来都得到了絞刑的处罰。

另外还有一幢老房子；它現在仍然存在。它不是属于美特·莫根斯太太的；它属于另外一个貴族家庭。

事情发生在我們的这个时代里。太阳照着塔上的金頂，长滿了树的小島浮在水上象一些花束，野天鵝在这些島的周圍游来游去。花园里长着許多玫瑰。屋子的女主人本身就是一朵最美丽的玫瑰，它在快乐中——在与人为善的快乐中——射出光輝。她所做的好事并不表現在世人的眼中，而是藏在人的心里——藏着并不等于忘記。

她現在从这屋子走到田野上一个孤独的小茅棚子里去。茅棚里住着一个穷困的、癱瘓的女子。小房間里的窗